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一七・集部・別集類

青溪舊屋文集十一卷〔清〕劉文淇撰……………一

彝壽軒詩鈔十二卷 煙波漁唱四卷〔清〕張應昌撰……………八三

是程堂集十四卷〔清〕屠倬撰……………二六三

是程堂二集四卷〔清〕屠倬撰……………三九五

意苕山館詩稿十六卷〔清〕陸嵩撰……………四四七

丹魁堂詩集七卷〔清〕季芝昌撰……………六〇三

青溪舊屋文錄卷十一

光緒九年八月刊成
師山高行篤署檢

敘

青溪舊屋文集者年丈孟瞻劉先生之所作也王象之云青溪鑿於赤烏四年而吳志無之陳壽之略也南齊相人劉子圭家谿上聚徒授書不期榮進唯求丞彭城以養貞素先生籍儀徵居邗上而遠慕檀橋可謂清德不衰者矣文者前賢所以餉遺後人之軌跡使知則古昔以明聖人之道也是故析理昉十翼紀事昉禹貢敘情昉三百篇紀人物昉於左氏傳考工記莫不測遠洞幽宏綱挈而細目備後之欲求聖人之道者觀於是數者足矣又奚有所言然而運會嬗於上風氣變於下動者習焉靜者覺焉前者評焉後者錄焉不能無所言也特其情不入則其真不出其事未究則其理弗確何以望古作者之門逕哉况夫辯駁指陳如司寇之弊獄司空之計帳援律賦工毫髮無瑕

青溪敘

十一

藉非深於古人典籍之要必不能贊一辭先生含六藝之英茹之吐之肴核百家以爲加饌若人之評杜詩韓文而皆取證於六經俾讀者斐然分別於白黑豈不昭乎哉爲學人之文與乾嘉中海內晏謚良士伏處多以學業相競而江左最爲冠冕道光以來雖漸凌替而先生與竇應劉楚楨山陽丁儉卿殿爲後勁其所著作皆能使學者有所法丁君家顯達書久風行劉先生論語正義其誥嗣叔倪今已刊布先生揚州水道記雖亦印行而他著述尚秘之篋內學徒恕焉顧先生歸道山後粵匪造逆家室移徙未暇料檢而伯山同年旋即世其門子恭甫校官書於金陵書局終日夕無停晷遂亦沒世不其哀與天眷先生俾文孫良甫謙甫誠甫昆季繩繩繼繼克纂先緒掇拾哀集并將以左氏舊注疏證以次繡梓則先生雖無子圭薦達之

青溪舊屋文集

〔清〕劉文淇撰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九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二毫米寬二六〇毫米

遇而老屋短檠所得於風雨雞鳴者猶得昭然揭於當世則良甫諸子之孝慈豈不大哉光緒九年夏五年家子江甯汪士鐸拜撰

青集敘

二

孟瞻先生遺象 後學繆祐孫敬樵



猗與先生說徑鏗孔疏既辨
邇溝哉明道純儒術遺三友
聲三世德業邁漢東京

敬引

孟瞻先生年文遺像

年家子汪士鐸

青溪舊屋文集目錄

卷一

四惜賦 并序

召伯埭賦 并序

盆菊賦 并序

菱藕佩賦

擬謝希逸月賦

擬沈約高松賦 并序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卷二

圩岸公修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青集目錄

親喪既殯後見君無說衰說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 代

重修玉皇閣記

卷三

上阮相國書

答黃春谷先生書

與沈小宛先生書

與劉楚楨書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

卷四

項羽都江都考

駁全謝山九郡答問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梅蘊生載碑圖序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送李方赤太守序

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今文尚書論文序

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

凌氏叢書序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詒序

重刻舊唐書序 代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 代

青集目錄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 代

廣列女傳序 代

魏延昌地形志序 代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 代

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揚州水道記後序

卷六

夢陵堂文說序

洗冤錄辨正序 代

海陵文徵後序

瓊花志序

陋軒詩續集序

經遺堂集序

夢陵堂文集序

舍是集序

句溪雜著序

娛景堂集序

雲陽陳氏族譜序代

長樂李氏族譜序代

卷七

論語孔注證偽書後

刑統賦解書後

書楊氏服制議後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青集目錄

三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江陽米氏女墓碑跋

卷八

寶應喬君傳

戴靜齋先生傳

王峙亭先生家傳

文學汪君傳

文學方君傳

許君家傳

方節母家傳

汪母楊太孺人家傳

嚴節婦傳

鮑孝女傳

吳烈婦傳

周烈女傳

卷九

誥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

劉迪九先生墓表

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鄉貢士陳君墓表

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

烈女劉氏墓碣

卷十

文學許君墓志銘

青集目錄

四

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

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先府君行略

先母凌孺人行略

祭洪桐生師文

祭許子韵文

卷十一

詩

青溪舊屋文集目錄

儀徵劉文淇

四惜賦并序

此余少作也寄興無端隨感而賦舊有六篇藏諸篋衍今錄舊稿汰二存四名曰四惜云

伊崑山有太璞兮靡色類之可方維皇覽德輝兮韞奇石而深藏玉亦恐世用兮羌不能掩其光匠氏持錯刀以從事今剖至寶於嶙峋逝將辭此嶽神兮別藍田之故鄰倘得貢諸美人兮庶比德之攸在矧不爲席上珍兮乃爲狂夫之佩朝以子爲環兮夕以珉而視予謂微瑕有玷兮羌並棄此連城之瑱黨人謠詠誣予以色售兮謂玩物而喪志仍棄捐于空山兮對幽巖而灑淚子將效石之能言兮懇上蒼而遙寄想曰昔懷璧兮間關今反璧兮故山快弁和之見則今感相如之知還重曰價重今時無多時失今柰若何誰將寶此無當之厄兮恨不早供君子之摩挲

右剖玉

倚彼若蘭山崖水溪春月吐黃秋風孕紫幽谷悶香空林寄傲低醉雨酣高餐露飽爾乃柔情欲媚佳夢初徵蕙帷忘寵芝室祛矜猶復妬招白芷讒蔓青藤晨華未落夕怨已乘矧其愛繁厭寂辭靜就喧橫生礙路縱出當門招尤刷葉觸忌鋤根吁嗟乎非車前草胡爲當道非雨後苔胡爲侵墻已焉哉實落凝膏花飄紉佩膏泣殘釵佩枯餘帶昔比桂椒今儕蕭艾小草有知芳魂誰酹

右鋤蘭

夫何泰岱之白雲兮見其出而不知其歸曾五色之迷目兮忽一瞥而無輝陋朝霞之緜采兮羞夕蜨之淫氣浴清

波而磅礴今觸奇石而氤氲天孫游戲于碧落今日七襄而報章纖羅無心而舒卷今倚閭闔而徬徨贈我以繡段今復遺我以錦裳感良會于須臾兮慨變幻之無時朝扶羲和之垣兮豐隆縱轡而驅馳夕依望舒之宮兮屏翳飛輪而迷離昨見妬于霜女兮今又激怒於雨師非煙非霧而四散兮杳不知其所之膏吾車兮秣吾馬要子於天末兮停子之駕謂聚散之有主兮帳盤桓之無暇遂凌無何有之鄉兮旋廣漠之野歌曰何所無雲兮惜舊遊何雲不歸兮悲故秋誓將從此雲中君兮託媒問于寒修

右歸雲

春之來今如夢境之初經春之去今如醉鄉之未醒夢覺今難留酒醒今愁復愁知千金之難買兮恨不乘春色而夷猶乃有校童情薄思婦愁多恨柳條之難繫悔桃葉之

青集一

徒歌感流光之急激嗟好景之蹉跎別有佳人惜別公子思歸對茲燕婉戀彼芳菲謂春光之雖逝結繾綣于斜暉春情散今如煙春愁結今如絃問靈修于此夕待之子于來年願偕青鳥俱東今雖數見而猶憐

右餘春

召伯埭賦并序

昔謝安石勳蓋江左利濟蒼生中興名流推爲第一維時會稽王道子秉政擅權嫉其望重擠而出之安石因求鎮廣陵爰作埭於步邱蓋以禦水患而扞鄰敵也後人追思之名之曰召伯埭焉安石之未出鎮也宅在金陵有墩在半山後人以其姓命之曰謝公墩而斯埭則以古人之名命之曰召伯埭流風餘韻稱誦弗衰夫道子之在當時薰灼如彼其排安石也不遺餘力曾不轉瞬藩宅爲墟安石

憂讒畏譏避權謝寵而斯埭踴然獨存歷歲彌久望古遙集感而爲賦其詞曰

束輕裝以行役今駕扁舟以長征游廣陵之舊鎮今緬晉代之新城懷登高之遠志今發思古之幽情邇江左之賢相今推太傅之英名維斯埭之巋然今猶奕世而騰聲胡當時之多忌今沒則有榮方東山之樂志今吟梁甫而抱膝娛絲竹以忘年今觀圍棋以永日世乃詆其石隱今謂煙霞之痼疾懼口衆而我寡今爲蒼生而一出迨勳業之爛然今讒夫又騰其口實何東藩之鴟張今憚正人之嚴峻方羣邪之項領今嫉名流而遠擯去石城之舊都今出廣陵而作鎮陽重之以藩屏今陰以疎其朝覲信大賢之貞遇今仍鎮靜以居官伊秦人之善規今聆治績而瞻寒慶烽煙之靜息今保偏隅而莫安嗟淮南之下濕今屢遭

青集一

三

水而汎瀾集版築以待事今創高堤而如磐疇漢室之宣防今禦竹箭之流湍食舊德之不忘今界吾民以安宅等斯埭於甘棠今擬謝公於召伯傳遺聞於父老今播芳聲於載籍公自有其千古今彼讒夫今何足責

盆菊賦并序

原夫菊者備五美而表德應九秋而作華其品可玩其葩可服是以往代作者寄興斯在如孫子荆潘安仁之流皆有秋菊之賦並託寫毫素傳播藝林豈非偉茲物之珍麗超庶類而神奇賦本孫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乎潘本賦家兄如川循陔之暇蒔藝花草當茲嚴冬固陰沍寒而盆菊生意盎然亭亭獨秀命淇賦之淇嘉夫菊之在幽愈馨而非同鬱搖萌芽者之爲信可賦也當說餅之良宵爲圍爐之雅集瓶乍洗而冰凝意未闌而

青集一

四

之丹方列葛仙之秘籍願介壽於華堂駐千齡之顏色菱蕩佩賦

秋風徐來微波不開蕩花夢杳菱鏡妝纔瘦影半彎愁痕一角淺碧波搖深紅露濯露濯余今不歡波搖余今不怯拚浮沈于一時歷滄桑之千劫昭質納污貞情刺手莠寸心之俱靈持二足而自守剛雖露角柔即成絲任蓼花之肆謗聽藻葉之騰詞盤凌波而微步根在水而不移淚滴青冰船橫碧落嗟采采之何人感千金于一諾辭彼流水貢之玉堂疇雪其垢叩嗜其芳匪瓊瑤之望報羌佩服而無忘

擬謝希逸月賦

宋孝武帝既喪淑儀退朝不樂感物增悲光祿大夫希逸作哀策文奏之帝尋繹未終愀然動容仿佛在慮惆悵靡

窮感情辭之交切以排惻而彌工迺駕天駟乘路車召賓從集邱墟既登山兮寥廓復涉水兮踟躕臨殯宮而愴恍啟總帳而歎歎于時白露戒寒流火退暑西冥暉潛東壁華吐感皓月之常明悲黃泉之獨處爰命希逸大夫更抽毫而作賦希逸避席而起曰臣陽夏鄧士濫厠簪纓不才寡學恐負盛情臣聞君東陽德后主陰位日以陽經月為陰緯后佐君而代明月繼日而從類夜明象德水之幽尚儀占從星之瑞三日成魄七寶誰修蕩陰効順廣照承流離次而二曜弗集有食而六宮貽憂若夫秋水寒潭暮雲遠塞霧霽黃沙霞蒸碧海桂留人于小山鶴呼子於幽瀨嗟素娥之遐征奔廣寒而振采澄波掩映流光徘徊揚輝瓊樹棲景幽苔山庭鐙黯烏鵲聲哀君王乃辭隧路指歸途即蘭室步玉除悲風發涼露滑撒琴瑟想蟾蜍若乃明

青集一

五

河欲沒蟋蟀悲秋屋梁虛照環佩通幽安仁永恨平子長愁信天地為逆旅等身世如浮渥于是置酒前席秉燭臨軒中懷玉潔思緒雲騫洵升沈之有數何圓缺之足論對素月而有託作長歌以永言歌曰連城去兮不復還同一照今隔關山欲往從之路漫漫哀永逝兮愴心顏歌聲未歇餘光尚存眾賓相顧四座勿喧又稱歌曰月將沈兮曙色升時代謝兮無可憑心不為形役鴈稱壽者徵武帝曰善聆子妙論信為至人直如振噴誓將書紳

擬沈約高松賦并序

齊高帝時沈約為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開館招士約與謝朓范雲任昉等皆遊焉號為得人子良有高松賦王儉謝朓皆有和篇載於初學記藝文類聚約之所賦亦為應教之作故其賦云托北園於上邸又云鄒枚之客存焉

皆指竟陵客邸言也約等所賦雖寥寥短篇而盤鬱挺特具有凌雲之勢既粗肖其體製亦略仿其情意云其辭曰伊鬱鬱之喬松偉拔地而特起本山岳之毓靈荷雨露之繁祉非修竹之能方詎孤桐之可擬既莫詳其種植亦難溯其年紀辭幽谷之荒寒厠朱邸之華美絕依傍於瑤階空牽援於玉妃懷勁節以周防抱貞心而自矢爾乃秀實離離孤標懷懷喬柯聳抱巖石低枕上拂天而干霄旁浥露而流瀟鄙弱卉之煥霞陋繁英之燦錦偃蓋則密葉能藏飛節則靈脂堪飲賦記瑯琊之王詩憶東陽之沈若夫奉曲壅腫支離盤攫借枝無鳥尋巢有鶴孔洞穴而中穿皮剝落而如削詎合大匠之繩難中工師之度託丹心於倭住謝縞塵於京洛雖依日月之光未忘林泉之約幸棲鸞之借寵壯繫馬之稱豪含貞韙於菊圃挺秀葉於蘭皋

青集一

六

羌千雲而蔽日亦蹙浪而驚濤得氣則枝成連理迎風則韻叶雲璈貫四時而愈秀超萬彙而彌高於時清秋乍屆勝日初逢啟芳園而命駕召佳客而哦松香葉則曾經宿鳳虬幹則宛爾成龍擬天邊之榆柳傲江上之芙蓉或徘徊而命筆或徙倚而扶筇承君子之顧盼增華彩於衰容豈必嚴霜乍警朔雪已布眾卉失色羣芳改度始見不雕之節方感後知之遇亮賞識之獨先爰揮毫而作賦

申笏山先生畫像贊

吾鄉申笏山先生以壬戌科會試後挑取中書入值樞庭議政視草其職密要居是職者不久即遷擢以去或入秉鈞衡或出膺節鉞而先生翺翔樞禁幾四十年游陞副憲其澹于榮寵無所繫援也如此又居是職者率通聲氣廣結納封疆大吏歲時餽問不絕而先生慎于交遊

不妄有所乞取身沒之後囊橐蕭然其廉介之操尤鄉人所共仰先生之孫東雲上舍既以先生知文書牘裝潢成卷復以先生手跡別爲一卷而圖像於卷首文淇敬爲贊曰

荷與先生仕亦居貞處榮能澹在約能清雖爲達官實由平進世皆妄干公以靜鎮與世無求與物無競無競伊何即署樓遲溫恭朝夕淑慎有儀介不絕俗和不趨時無求伊何矯矯自異居德則豐居家則置書可藏極金不留筭式瞻遺像爰想遐踪其容諒藹其德沖沖芳徽未沫千載無窮

廬陵王氏兩世孝子贊

夫孝爲政本德乃化先至行光昭垂諸載籍有由然矣顧馬班之書范陳之史散見列傳不別立名迨晉書始有孝

青集一

七

友之篇魏書別立孝感之傳自茲以還史皆遵守豈非以世風愈降至性日漓其有孝行足旌淳風可式者故特加茲目以爲激勸歟廬陵王乙莊先生世篤儒雅家傳清白純孝之思根諸天性稽其事實核諸史籍實足矜式後代無愧前賢先生四歲喪母見母衣履輒號泣此即張數之泣畫扇張譏之泣經帕也年十三父病阻隔侍奉一載常廢寢食私貸於人爲醫藥資後遂精於醫施藥濟衆此即殷仲堪以父病躬學醫術李元忠以母老專心醫藥也父歿後輟儒業爲小販以力養凡祖母繼母所嗜多方購求此即韓懷明肆力以供親郭原平傭賃以養母尉遲迥四時甘脆必先薦奉馮道根行得甘肥未嘗先食也繼母性嚴急稍失意即長跪涕泣請杖俟色解乃起此即李曇之事繼母執勞不怨孫宏之事後母孝謹彌篤也事繼母和

青集一

八

愉若孺子語欬行履未嘗有聲服勞不假人手凡裳衣器皿必躬滌除母病每夜理衾拭枕立窗外竊聽母無呻吟聲睡熟乃去少頃復來未嘗一夕安寢如是者二年此即石郎中之親滌廁牕徐汲郡之親易燥濕王延之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謝瞻之納履而行屏氣而語也執繼母喪年已五十有六幾不欲生居喪次三年不入內室此則陽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張種年政五十而毀瘠過甚也自祖以下五喪渴葬傾囊卜兆躬親舂粢將葬母時有白鳥三集於靈前悲鳴而去此則沈冲之營成七墓悉達之遷葬九喪祭遵之負土成墳汜毓之循行封樹白鳩棲輿恬之廬白雉集高真之室也詰嗣立齋先生亦以孝聞世德作求輝映先後是則劉基之先已有劉繇江柔之後復有江革繼志隆業亦有可徵事祖母跬步不離及祖母沒其父數日不食已亦不食則有若孔掄之善養祖母虞詡之舉爲順孫焉父久病足長伴父側扶杖數年不怠母常病疽爲吮其膿血而疽遂痊則有若鮑昂之俯伏父側頃刻不離柳霞之親吮母癰舊疾頓愈焉父病時每叩額禱天願以身代醫者夢神告曰有子如此天已益其父壽三年矣由是病果愈則張楚之燒指自誓崔浩之截髮禱神有焉父歿絕粒數日母歿後結茅墓側寢苦枕塊每遇雷雨長之悲感旁人有焉葬後結茅墓側寢苦枕塊每遇雷雨雖夜分必繞墓側而哭忌日捧主長號清明省墓泣拜時痛如新喪值祭祀雖遠行必歸齋戒沐浴則王烈之泣涕三年原涉之廬墓三載毛惠緒月朔悲泣膝疊恭忌日哀慟王褒聞雷必到母墓胡叟值祭先求旨酒不是過也廬墓時一夕有黑虎咆哮林中睨其哭號掉尾去小竊至知

爲廬墓孝子遂遁桐杖植墓自秋閱冬忽萌芽森茂山無井泉忽於山麓湧出一泉則劉士雋之狐兔馴擾司馬嵩之豺狼絕跡阮卓扶喪賊不敢害華秋野宿盜悉遠逃武宏度素芝頓生郭景華靈泉忽湧不是過也前有孝政後有士雄號爲累德之里父是德林兒是百藥表爲孝敬之村謹綴蕪詞式揚遺烈贊曰

猗與先生以孝傳世因心則然豈由外致精意所感主禱下際以今方古無美不備素業清芬繩繩繼繼孝子惟孝永錫爾類

青集一

九

圩岸公修議

江都洲圩之田皆係公岸公修惟東南鄉霍家橋馮家橋地方馬圩柏圩嵇圩謝圩汪圩等處岸係公岸修不公修查每圩之田多則六七百畝少亦四五百畝業主不下數十家佃戶不下數百人而靠岸之田隨岸綿亘僅一二十畝一圩之岸保護一圩之田係是公岸理應公修乃勒令靠岸一畝之業主承修而離岸一畝者遂得脫身事外法既不平工遂不固每于大汎之時一遇破圩則圩內數百畝之業佃皆責令靠岸之業主搶修而本圩佃戶不做本圩之岸反代外圩做工以便高索工價所需木料或有未齊眾口沸騰拆人屋柱事定之後責令業主賠錢人數則

青集二

無可稽查工賑則開銷任意且大水之時取土甚難溝內撈泥皆係濕土施工水中補塞罅漏何能堅固工尚未完岸又倒卸修理數次終致不保洩夫水退打岸椿木旋即被人竊去下年保險又須買木故以靠岸一畝之田用錢自數十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其中藉岸索詐者不一而足爭端既啟訟事滋多有已岸倒塌界址分明而牽令未倒之岸認費者有工作甫完水尚未退椿木被竊岸旋崩壞希圖另做者有深知圩岸之害創爲買田不買岸之說現業原業均不承管者有大汎猝至城中業戶未及下鄉而鄉中各戶浮聞工料業戶不認彼此爭執者更有刁頑佃戶將寬厚之岸內外鏟削毀岸爲田冬春內外種麥秋間內岸種豆以致堤岸愈形單薄大汎時藉包工作以飽慾壑者現在圩岸爭訟之事已屬不少本年盛漲無圩不破

水退之後即要施工方能種麥而冲刷日久施工更難若
不明定章程竊恐爭訟之事無已時也細詢鄉中老農該
處圩岸向來亦係公修嗣以江水不大每年春作工力無
多遂令靠岸之佃就近承修而佃戶以靠岸之田有柴草
之利亦皆樂從後以水大工多佃戶力不能任始令靠岸
之業主貼修有主食佃力之說自道光五年以後佃戶亦
不承管遂令業主獨修即有向眾理論者而地棍串同莊
佃百端把持牢不可破以致靠岸之田有情願不要價銀
只圖免害而無人肯受者有願納官糧不收田租不管港
岸而佃戶仍不肯者夫小民至愚見近利而忘遠害田不
靠岸者但知不認修岸之費田多岸少者亦謂彼此牽算
就少避多而莊佃更以浮開為得計及至圩岸不保同歸
于盡所得不償所失而狃于積習尚恬然不知變計也欲

青集二

二

興利者必先除害此害不除不獨靠岸之業戶受累無窮
而年年失收錢糧亦無所出必至官民交受其病似宜官
為出示諭令公岸公修並飭知該處有業紳士秉公妥議
公修章程稟官立案以除積弊而安生業是亦弭爭息訟
之一道也道光十二年謹議

既殯後復殯服說

禮記言殯服者二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
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
入自闕升自西階鄭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且
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棺柩未安不忍
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闕謂毀宗也柩
毀宗而入異于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于此正棺而服
殯服既塗而成服疏云此謂君薨在外既大斂主人從柩

而歸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於時主人從柩在路
未忍成服于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
足著菲屨菲謂薦屨也柩入正棺後即服殯服畢塗成服
喪大記君弔則復殯服注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
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一則君薨在外
既大斂柩入正棺象小斂夷于堂於此之時服殯服一則
君弔臣喪本當視斂有故殯後始往故復殯服為新君事
二者經皆云殯服則直經免布深衣散帶垂矣喪大記疏
謂直經免布深衣是也又引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
人必免不散麻謂此亦不散麻非也鄭注曾子問共殯服
明云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則大記所謂復殯服者亦必布
深衣直經散帶垂孔疏乃謂不散麻是誤以大記之君弔
復殯服與小記之君弔雖不當免主人必免為一事矣不

青集二

三

知大記所謂復殯服者專指殯後君始來弔言之至小記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
此節文承葬虞卒哭之後則此謂葬後君來弔者檀弓君
于大夫將葬弔于宮是葬時君有弔臣之禮亦有葬後君
來弔者小記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
而為主疏云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為
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是也禮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主
人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
免不散麻帶故鄭注云為人君變貶于大斂之前既啟之
後不云復殯服也復殯服者復其未殯未成服之服必直
經免布深衣散帶垂而後謂之復殯服孔疏解君弔復殯
服以為不散麻是誤以小記葬後君弔與大記殯後君始
弔為一事矣案既夕禮主人髮散帶垂注為將啟變也此

互文以相見耳髮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髮疏云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髮皆當小斂之節今于故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言散帶髮同于未殯時不云皆如殯服也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注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髮散帶垂也則以散帶髮為葬服而非殯服也崔氏靈恩喪服變除云故殯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髮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髮散帶垂是也按崔氏以故後唯髮與散帶同于未殯其服如喪服即引既夕散帶髮為證足知葬服非即殯服矣又士虞禮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篋哭從尸注一人主人兄弟疏云鄭知一人衰經是主人兄弟者以主人哭出復位無從尸之理又云衰經且非疏遠故知一人衰經是主人兄弟按上文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此云主人兄弟衰

青集二

四

經從尸足知衰經即葬服主人兄弟既衰經足知主人必衰經矣小記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衰經從尸正是虞禮足知免可加於衰非若殯前未著衰而免矣受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疏云天子諸侯與葬三月而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案鄭氏以變服葬敬心未生則更疑妄矣程氏易鳴引陸氏佃據經天子周人弁而葬斷變服而葬為鄭大夫以下禮凶謂天子于斬衰外無服可變但有帶服而葬經而葬上自王侯下通於士大夫以接神不可為二故葬必變服與殯服判然為兩親喪既殯後見君無稅衰說服問凡見人無免經釋文免音勉雖朝于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衰謂不杖

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疏云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猶不去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又按曲禮云苞履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苞薦也齊衰薦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疏云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履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履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公門謂公宮庫雉路之門按路門之內即內朝斬衰既得入公門則雖見君亦不稅衰矣若君臨臣喪在未殯之前主人固未成服若君未視斂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喪大記所謂君弔則復殯服也彼注云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蓋君

青集二

五

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於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大記所謂君弔則復殯服者文承在殯三往在殯一往之下專指殯前君有故不得弔至殯後始弔主人雖已成服亦必稅衰如殯服鄭注不云敬君而云新君事者使若未殯時然若常弔則亦不復殯服矣服問云君弔用錫衰文王世子注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于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士喪禮注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主人成服之後君弔且服錫衰何嫌乎見君不稅衰也况入公門不稅斬衰何嫌乎君弔時不稅衰也君弔則復殯服者謂君本當視斂以有故至殯後始往故復殯服為新君事非謂君弔必稅衰若君既視斂至葬君復來弔則主

人免而已不稅衰也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散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于大斂之前及既啟之後第云著免不云復未殯前之服也蓋既成服之後雖寢不稅冠衰唯君未視斂殯後始往者復殯服餘則否故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

周禮族師之職月吉則屬民而讀邦彛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醢亦如之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而獻其書於王內史貳之以詔王爵祿蓋古者論秀書升之典始于鄉舉里選故

青集二

六

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然則成周盛時孝弟睦姻之士皆使之治民無待於表門建祠也漢代賜孝弟爵而不任以民事其制已漸不若古又寢之而爵亦弗及或表其門閭或賜以束帛其所以磨世勵俗者豈能及古人之萬一哉然自選舉之法既廢祿利之途不出于此而孝子悌弟史不絕書亦可見孝弟出于性生不盡繫乎有所勸勉况自明代以來建祠於學令有司春秋祭祀其禮等於瞽宗之祭焉此其教孝之意抑亦視古人有加隆矣吾友汪農部喜孫之祖 皇贈奉直大夫兆初先生諱一元暨其族伯祖伯高先生諱一崧皆以孝請 旌得 旨旌表如例而農部復於北來寺買僧隙地建祠山麓顏曰江都汪氏兩孝子祠既與僧立剏復呈請有司立案俾汪氏子孫不得索回香火之貲寺僧亦不得毀傷祠

宇寺存與存永永無極或謂農部曰吾子有位於 朝於禮得立家廟且兩孝子既祠於學何又於寺爲農部瞿然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唐王珪不立家廟致爲有司所劾額子薄宦京師家無一椽之宅建廟且有待而郡祠啟閉有時子孫不能常往吾族伯祖又無後子異日即有力營建家廟而族伯祖無享祀之所吾先祖亦慨然有所不樂是以別建斯祠也嗚乎禮之以義起者聖人弗禁若農部所言亦惡得而禁之也哉祠成於道光十四年農部屬子爲記子因摘述古今教孝之典與農部所以建祠之意以誌後之謁斯祠者

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代

昔朱邑爲桐鄉令既歿桐鄉人祠之此名宦祠之權輿矣張良食采于留後人于留城爲子房立廟此鄉賢祠之權

青集二

七

輿矣自是以後見于史冊者甚夥然皆專祠而非總祠也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人爲師而有所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弗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已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闕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紀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守劉公源灝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萼實應舉人劉君寶楠攷定名宦鄉賢祀典會劉公升任去斯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君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曹憲孫馨張方平桑喬蔣應奎黃瓚王軌凡七人應移祀名宦者婁師德李德裕韓琦晁補之宋庠陳瑄熊尚